

记住月亮升起的地方

张虹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记住月亮升起的地方

张 虹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住月亮升起的地方 / 张虹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224 - 09741 - 2

I. ①记…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1323 号

记住月亮升起的地方

作 者 张 虹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28.25 印张 4 插页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9741 - 2
定 价 52.00 元

序

在这部书里我写了爱的高贵，爱的坚守，爱的脆弱，以及爱在商业时代的迅速消解和毁灭，我还满怀忧伤地写了人与欲望的抗争，以及怎样理性地战胜欲望。

有一个时期，我醉心于抒写爱的宗教情绪。在我的内心深处，爱于人生一如洁白晶莹的雪于季节，是生命的韵致和圣地。至今重读那些纯净而忧伤的文字，我依然感动。感慨于在这粗粝的时代，我的内心感受竟那么敏感细腻，以至于有些像天外来客。

也许，这正是我坚持写作的理由。

我想起2009年8月去新疆可可托海的途中，在阿尔泰山区走过了那么多寸草不生的铁石山，突然看见一片水草丰美的原野，河流波光粼粼，水稻金黄，马儿安详地吃草，转场的牧人赶着驼队静静行进，他的女人搂着孩子坐在马背上，随马的行走上下起伏，一脸平静。

爱与人生就是这样的吧？是一片焦渴中的河流，是沙漠里的绿洲，抑或就是那千年挺立且死而不朽的胡杨？

我特别迷恋那些抒写人与欲望抗争的文字——欲望的挤压，两难境地，内心的挣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结局，使我在写作时内心充满悲悯。我说，爱退隐的生活是荒谬的。我们必须对爱心怀敬畏。

最后，我想说说2011年正月十五放许愿灯时受到的启悟。很多年不玩这种游戏了，这事实上是放飞一种浪漫的心境。我们是在四楼窗口放灯的。那么大的一个红灯，靠着下边的小小石蜡燃烧托起，飞出去，却突然掉在邻居一楼的院子里，足足的半分钟。我暗想，也许是它负载的愿望太多，无法承受。正在我们满心失望的时候，它却突然地慢慢飞升、飞升，飞得很高很高，和天边的一颗星会合在一起。

也许，我所期望的，就是让我的文字托起我小小的关于爱的愿望升上精神的高空，和星星在一起。

张虹

2011年2月18日

序

目 录

短篇卷

记住月亮升起的地方

树的誓约

沉默的窗帘

蓝岭纪事

红狐

雷瓶儿

鲜花在 302 病房盛开

萝卜地

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

蚕姑

无事之冬

天马

山村拒绝罗曼

思滩
对微笑的裁决
别了，九连
哦，湍急的燕子河
水葬
风过羚牛山

中篇卷

草莓的节日
马路天使
魂断青羊岭
上世纪的爱情
天堂鸟
学车
冬季黄昏的白墙
雨巷

附 录

我读张虹
个性伸张的挽歌与颂歌
——张虹和她的小说

李天芳

王 蓬

后 记

短篇卷



记住月亮升起的地方



路光远住进玉莲家那天，玉莲和她七岁的娃娃都像过年一样高兴。玉莲不知道怎样表达心里的高兴，她就在路光远眼皮子底下一跃上到樱桃树顶顶上去了。树顶顶上的樱桃日照充分，特别的甜特别的嫩。她拉过枝条，将那红透了的果子都摘下来装在篮子里，然后放下去，正好就放在路光远的手里。

这可把路光远吓了一跳，他叫道，哎呀，快下来，危险。

樱桃的枝条是柔软的。玉莲吊在那里，随着枝条起伏，像表演杂技一样。五月的阳光将她和樱桃都照得透亮透亮的，路光远觉得这年轻的农家媳妇和樱桃一样耀眼。

他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路光远知道玉莲是一个能干的人。她的饭菜简单，却非常可口。凉拌灰条、豆汁炒腊肉、两面焦黄的煎豆腐、清炒香椿芽，还有一盆酸辣粉丝汤。家里拾掇得很干净。一溜三间带厢房的瓦屋，整块的木板墙，房梁上挂着隔年的腊肉、大蒜和玉米棒子，屋里有电视机和冰箱。嗯，看来这家人日子过得不错。他想，不然，也不会安排自己住在这里。

路光远是数字电影《德胜的城堡》里的主演。因为时代背景是缺水、没路、电不通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山村，剧组千挑万选才选定了秦岭深处的玉龙山——这里的原始自然风貌和原始农舍符合剧情要求。但是，这里却没有住的地方，吃饭也成问题。导演敬业，当机立断，所有剧组人员都住在农家。他们扛着机器上山的时候，简直就像战争年代打游击战，拆卸下来的升降机、大摇臂、小摇臂由玉龙山的农民们横架在背篓上背着，小件的器械由剧组人员自己扛，满山架岭人声鼎沸，还有拉拉队的歌声，这阵势是玉龙山人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所以，玉龙山的虫子蚂蚁都激动着。

玉莲给路光远介绍着桌上的菜肴，她说，灰条是野菜，我刚刚在坡上拔的，新鲜哩，你要多吃点哟。

路光远就夹起大大的一撮塞在嘴里大嚼大咽，腮帮上的肌肉剧烈地运动着。

玉莲就哧哧地笑。

路光远说你笑什么。玉莲说，看你吃得那么香我就想笑。我们屋里很久没见过人这样香甜地吃饭了。稍停，又补上一句，只有男人家吃饭才是这样的。

路光远知道玉莲的男人是在山西那边煤矿干活的。这里家家户户的男劳力都在外边打工。但他不说这个。他说扛了半天的机器，又爬坡，饿极了，当然主要是你的饭菜做得太香了。

玉莲说你可是大演员你还扛机器，你这个人没架子。

路光远噗地笑了，说道，演电影就跟农民种地一样，是体力活。我能有什么架子。

远处已经传来喊叫上工的声音了。路光远迅速地解决了碗里的饭菜，撂下碗出去。玉莲跟出来，问道，我想带跳跳去看你们拍电影，行吗？

路光远说行，站远一点，副导演喊了准备开拍以后千万别说话。

下午拍摄的头一场戏是抬电线杆。玉龙山梁上摆开了十几根水泥电线杆，群众演员已经组织好了，两个人一对，各自将木杠在肩上试了又试。大家显然太兴奋了。玉龙山人老几辈子，谁想过能上电影啊。导演说，参加今天抬电线杆的人，将来都能在电影里看见。路光远演的是村支书，这场戏是他带领群众在海拔千米的高山乡村拉电线，所以，他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和他搭档的是扮演村长的演员小毕。导演过来给路光远说戏，询问他要不要在肩膀上衬块垫子。

路光远说不用。

导演担心地说，这可是上千斤重的电线杆呢，我怕你吃不消。

路光远说，这么单薄的衣服，里边衬块垫子很明显，穿帮了影响影片质量。

导演不说什么了。锐利的哨声骤然响起，副导演喊了一声“全场保持肃静，准备开拍”，所有人就一齐将电线杆抬起来往前走，号子也是同时喊起来的，嗨哟——嗨哟——，沉重得山摇地动。玉莲看见，路光远肩上的肌肉左右拉扯，脸憋得通红。不由自主的，她脸上的肌肉也绷紧着，仿佛在帮他使劲似的。

突然，导演喊停。导演跑过来，遗憾地说，号子喊得太乱了，步伐也乱，得再来一条。

路光远说，来吧。

这一次，却是那扮演村长的小毕突然脚踩滑了，拉得路光远一起摔倒在地，好在他飞快地摔了杠子，没有伤着脸。

导演远远地惊呼，怎么样？

路光远大声说，没关系，再来吧。

这一次，准备的时间很长，导演挨着挨着跟群众演员鼓劲，又过来问演村长的小毕，刚才怎么回事？

小毕说，电线杆实在太重了。咱们平时又缺乏锻炼。

玉莲就趁这时候，让跳跳给路光远送去了一杯水。路光远接着，牛样的仰脖子一口喝干了，举起衣袖擦嘴的时候，他对着玉莲笑了一笑。

路光远的笑很灿烂，就像阳光那样洒向四方，把周围的一切都照亮了。玉莲点了一下头，给他鼓劲儿。

可是，阴错阳差的，这一次摄影机又出了故障。玉莲清楚地记得，路光远他们把那根仿佛千斤重的水泥电线杆抬起放下了十次。

玉莲晚上送来的饭菜就丰盛了，除了腊肉，还有煎鸡蛋，外加一大钵子排骨汤。

剧组的生活有些像民工。现场干活儿，路边上吃饭。每个人都有一个不锈钢饭盒，饭菜盛在一起，只有玉莲这样的细心人，才会单另做一个汤送来。

大家便都来要汤喝，嘻嘻呵呵的，做派也跟民工一样。玉莲感到很亲切。她说，你们要喜欢这个汤，我明天用家里大号的钢精锅送来。

导演立即过来干涉了。剧组的人分住在农民家里，每个人每天的生活费是三十元，不能给玉莲家增添额外的负担。

玉莲说，我自愿的嘛。能给你们这些人做汤，还不知是我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哩。

导演说你给路光远一个人做好饭就行了。其他人你别管。

晚上拍夜戏，有一个很大的群众场面，玉莲和跳跳都能参加。这场戏表现的是严重干旱的日子，村子里的群众在悬崖下一股细如游丝的山泉前排队接水。为了显眼，玉莲晚饭后翻一座山从舅舅家里借来一对红色的塑料桶，跳跳的小桶是她在村里的小卖部买的，深绿色，也非常抢眼。

路光远说，嘿，这么鲜艳的颜色，很抢镜头的。

因为电压不稳，夜戏要在九点之后才能开拍，可是人们六七点就开始往现场赶了。男女老少一派欢腾，人们挑着木桶、铁桶、塑料桶嘀里咣当响声不绝。导演、副导演也好像很兴奋的样子，跑前跑后的也不知喊些什么。灯

光师将几个六千瓦的灯在两面相对的山坡上打好，山谷里一片通明。玉莲紧紧地跟在路光远身边，她一只手扶着肩上的扁担，一只手拽着跳跳，兴奋地悄声说道，好高兴啊！好高兴啊！

路光远说，你们站在核桃树下别动，就能拍进镜头了。

玉莲就带着跳跳过去了。

突然，山坡上有个老汉大喊：玉莲、玉莲！

玉莲一看是远房大伯。大伯都八十四岁了，没想到他老人家也来赶这样的热闹。但是，坡太陡，他不敢下来，站在那里喊玉莲。玉莲求救似的看着路光远。路光远说，我去扶他下来。说着几步蹿上坡，将玉莲的大伯扶了下来。

开头的热闹过去，时间一长，渐渐地，人们不耐烦了，大声地询问什么时候开拍。再过一会儿，有人就开始往回撤了。

导演焦躁地问灯光师电压怎么样？灯光师说还不行，又传话，说飞蛾太多了，赶不走。

前几天一直下雨，雨后天晴夜里蛾子特别多。再加上这样的强光，那就成了飞蛾的节日了。山外的人谁也没有见过这么肥硕的飞蛾，有一种绿翅膀蛾子，足有三寸长，忽闪着往灯光上撞，像小飞机一样。

路光远说，我来唱个歌吧。我唱完，再让大家唱。

导演说，好，赶快稳定情绪。

路光远唱的是一首日本歌曲《星》。歌词很简单：

闭上眼睛，一片遐想
星光，洒向四方，
照亮我一路前行，
穿越荆棘，我的心中充满热情，
追随美妙梦想我一刻不停。

他的声音是那么高亢、那么激昂、那么热烈、那么圆润，像把人的心揪住那样喘不过气来。玉莲觉得，那声音是从天外飘来的，带着一种风雨雷电的撞击力。她不由得仰起头，看向天宇的深处。直到路光远叫她，她才像梦醒一般。

路光远说，哎，玉莲，你带大家唱那个《兰草花》吧。你领唱，大家合唱。

玉莲根本没在这种场合下唱过歌。平时她只是干活时随便哼哼。今天中午做饭时她哼过《兰草花》。路光远夸说，这个歌子好听，简单，纯净。我就喜欢民歌里的纯净。说得玉莲反而不好意思唱了。

现在，路光远在那里鼓动着她。不唱又怎么办呢！还有这么多的乡亲看着的。玉莲就唱了。开头她的声音有些打战，飘乎乎的，可是，唱到后边就顺畅了。

兰草花呀不会开
开在（那个）高山叻陡石崖。
叫的一声哥喂，叫的一声妹也，
带妹一把上高台。
哟呀嗨哟呀嗨哟呀哟号嗨——

玉莲唱完最后一句，大家立即就跟上来了。气氛像开水锅一般沸腾起来。路光远在那里打着拍子，扬着手势，玉莲就只好唱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导演和副导演也唱了歌。他们也唱得很好听。但是，玉莲觉得任谁也没有路光远唱得好。那是神一般的声音，钻在人心里边，再没法忘记的。

美中不足的是这天晚上的夜戏没有拍成，主要的原因就是电压不稳。但乡亲们心里是高兴的。玉莲心里也是高兴的。她甚至这样想，拍不成才好哩，拍不成明天晚上可以再来呀。

晚上回去，路光远坐在院边的梨树下喝茶。玉莲给他泡的是自家炮制的秦岭清明茶，颗颗鲜嫩，开水冲泡下去，一会儿，它们就在杯子里尖尖向上，就像一些生长在杯子里的青青草芽。路光远说喝这种茶心情也像草，绿莹莹的。玉莲就笑了。玉莲正端着一盆滚烫的水给他泡脚。路光远赶忙站起来接着。他说，这可太麻烦你啦。

玉莲说我高兴呀。看着路光远脱了鞋袜把脚放进盆里，她也端个木靠椅在旁边坐着。她说，没想到拍电影这么辛苦啊，你的肩膀一定肿了吧？晚上应该用热毛巾敷一下。我在你屋里放了个24磅的大壶，开水足足的，你要好好敷一敷。

路光远说好的。路光远问，拍电影好看吗？

玉莲老实地说，不好看。就那么一点事，反复地拍来拍去。

路光远哈哈大笑，说道，所有不了解我们这个行当的人都以为拍电影多

么浪漫，现在你知道了吧，一点都不好玩。可是我告诉你啊，剪辑出来就好看。剪辑你懂吧，就是把那些好看的镜头连在一起，组成故事。

玉莲点点头，似懂非懂。玉莲说，不过拍夜戏真有趣，我一辈子都没有这么高兴过。

路光远说，一辈子，你才多大，就说一辈子，一辈子长着呢，高兴的事还不知道有多少哩。

玉莲抱着双膝，看着辽远的夜空说，再不会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

路光远就知道这个话题说深了。他取了毛巾擦脚，忽然就看见山巅上的月牙儿。他说，哎，你看，月亮就好像从玉龙山巅升起呢。

玉莲抬头，果然看见清新如洗的新月儿一点一点从玉龙山巅上冒出来。在碧蓝天宇的映衬下，它是那么明亮、那么清新，就像山间的一棵青笋，让人突然地那么赏心悦目。她说，是哩，月亮就是从我们玉龙山巅升起的。几千年几万年都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是月亮升起的地方。

路光远说，对对的，我看也是。路光远将手撑在下巴上，看着湛蓝的夜空，感叹道，只有山里的夜空才会这么干净。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有人说人决不能住得比鸟儿高。住得太高了，就看不见天挨不着地了。你信不信，我大概有十年没有看见过这么清新的月牙儿了。

玉莲说，信。我男人说他做工的地方也看不见月牙儿。

路光远说，他成天在矿井里，当然看不见月亮了。问题是城里人也很少看见明月，高楼大厦把一切自然的东西都破坏了。你们这里多好，头一宗，手机没有信号。这真好，让我耳根清静清静。

玉莲说，多么奇怪啊，我们盼着通手机，你们盼着关手机。

跳跳在喊妈妈了。玉莲立即站起来，说道，早些睡吧。导演说你们明天八点就要开工哩。

路光远说，明早没我的戏，可以睡懒觉的。你去睡吧。我再看看月亮。

玉莲说，你就好好看看，记住它。

路光远第二天醒来，玉莲已经从山上放羊回来了。玉莲养着六只羊，个个油光水滑的肥壮。她赶着羊儿从早晨的霞光里走过来，像画一样的有韵致。她的手里还提着个篮子，篮子里装着满满的灰条。路光远看见，就说道，我们拍戏的地方也有这个菜，我明天空闲时拔些回来，你就不用专门去拔了。

玉莲说不用，我放羊时也闲着，顺便捋一把就够咱们三个人吃的了。问

道，你看见锅台上的饭了吗？我做了个懒饭，把饭菜放在一起蒸熟，不过很好吃的。

路光远不好意思地说，我刚起来，还没进厨房呢。停了停说，你们这里有一点不大好。

玉莲问哪点不好？

路光远说茅厕不好。我担心那木棒不结实，会掉下去。

玉莲笑道，才不会。很结实的。

路光远说，只有一个门帘呀，老担心有人过来。

玉莲说，山里人家都是单家独户的，很少有人来。

路光远说，反正我心里不踏实。我们剧组这么多人来来往往的，那些个猴头，说不上谁冷不丁就会窜到这里来，那多尴尬。

玉莲就忽然明白了，原来他还没有解决问题哩。就说，这样吧，我站路口远远地给你看着人。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

路光远说，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了。我这人臭毛病多，你别笑话。

路光远回来，玉莲已经把洗脸水准备好了，他洗漱的当儿，饭也端了出来。路光远心里感激，就大口地吃着，一边同她拉话。说道，你们这边很奇怪的，房子古香古色的都很好，我去了几家，都是小阁楼、木板墙，厨房也很讲究。在这么大的深山里，文明程度这样高，出乎我的意料。有没有什么传奇故事啊？

玉莲说，是有些讲究的。我们的祖上，据说都是些高官显贵，后来犯了事，逃难到了这里，祖祖辈辈耕田种地，不与外界来往。只是这些年才破了这个规矩。打工出去的人太厉害了，他们在外边走一遭，回来一串，男人们就在家待不住了。

路光远问，跳跳他爸出去有多久了？

玉莲说，多久！是整整的八年。我还怀着跳跳哩，他就出去了，头一次回家，跳跳都会叫爸爸了。以后每年过年回来一次，也是匆匆忙忙的，被窝刚暖热就又走了，最短的时候回家只待了三天，最长也不过半个月，钱把人逼疯了。这年头，男人心里就只想钱。

路光远心里暗暗怪自个儿多嘴，怎么又说到这个话题上去了。幸好剧组来人叫他，有一场他下午的戏临时提到上午来拍，导演叫他赶紧到现场去。

玉莲问，中午送饭还是回来吃？

路光远说肯定送饭。这场戏要人造雨，麻烦，说不定又要弄到半夜三更哩。说着已走出老远。演员都这样，平时看着懒散，一说拍戏，那就精神头

来了，就跟当兵的迷恋战场一样。玉莲追出来，递给他一个矿灯，说山路难走，你晚上回来用得着的。

矿灯跟商场里卖的应急灯差不多，路光远已经在很多人家见过这东西了。他本来想说自己备有微型手电筒，但是他没有说，从玉莲手里接过矿灯提着。

转过两个山弯，来到现场。路光远看见，道具已经准备好了，一溜五个大木筒在坎上排着，里边注满了水。因为拍摄地点没有水源，道具组的人好几天前就在这里聚水了。所以，开拍前，导演一再说，水源有限，我们要尽可能一次拍摄成功。

路光远建议，为了保证这场重头戏的成功，咱们还是先把其他的几场雨戏拍了。这样演员可以熟悉环境和气氛。导演采纳他的意见，将队伍拉到农舍的前边。

人造雨是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几十平方米内，雨要下得跟真的一样。而且，剧情规定是瓢泼大雨，这就要求道具组把各方面的细节都想到。一帮人打仗似的奔忙着，观看的群众也投入其中帮忙，抬水泵，布电线，架设人造雨管子。当然，这就热闹，就吸引来周围很多的群众，比昨天晚上夜戏的场面还要热闹。路光远躲在一间清静的屋子里背台词，等到成竹在胸，就走出来看道具组安排得如何。见这么多围观的人，心里好笑。心想，玉莲肯定也在人群里边吧。跳跳去上学了，白天不会来。但玉莲也许会在做饭的间隙偷空来看。他感觉她对外边的新鲜事物是那么感兴趣。尽管她嘴上说拍戏不好看，但肯定会到现场来的。

可是，人群中没有玉莲。路光远就想，一个妇道人家，操持一个家是很艰难的。田里地里，猪牛羊鸡，数不清的琐碎，现在又加上给他做饭送饭，也许她根本就顾不过来。但不知怎么的，他心里还是有一点盼她来。比起昨天抬电线杆子，雨戏要辛苦得多了。他要在人造的疾风骤雨里一次次穿行，还要摔倒，还要滚到沟里去和狗熊搏斗，还要受伤，头脸全部撕破。他想，若是玉莲看见这些，不知会怎样感叹哩，昨天才看了个抬电线杆子，她就那样感叹了。女人的心就是柔软。

他不知道玉莲却是另一种心思。她的确是太忙了。她在路光远走后，忽然想改变点什么。改变点什么呢？就给厕所安个门吧，再把茅厕上棚的木棒换成整块的木板，这样人蹲着就舒服了。她心到手到，走进工具房翻出做木工的家伙。这些家伙都是丈夫邓泉在家使用过的。邓家是木匠世家，做木工的家具一应俱全，木料也现成。她把木板架在马扎上刨光，刨子在她手里运

行自如，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像歌唱一样有节奏、有韵致。她就想到路光远的歌。一个普通的歌子，那么简单的歌词，为什么从他嘴里唱出来就那么好听呢？简直就在人心里住下了，简直就把人的心揪疼了。她这么想着，木板一张一张刨得溜光。她将它们摆在院边，直起腰来舒一口气。

阳光很亮，照得木板闪闪发光。玉龙山的季候比山外晚一个月。现在，山外已经麦黄杏熟了，这里还在浓浓的春季——山野里，疏朗的核桃树和苹果树花朵满枝，芍药肥大的花朵也在含苞待放，塑料薄膜里的土豆苗奋力拱开薄膜钻了出来，向天空举起它绿色的枝叶和紫色的花朵，连泥土也是暖烘烘的，拼命释放一个冬季的压抑。

跳跳回来了。跳跳老远就晃着一个本子，又是蹦跳又是喊叫。原来老师让他们在电影里集体朗读一首儿歌。跳跳幸福得一下子钻在妈妈怀抱里，说，我要上电影了。玉莲拍拍他说，好好念，妈妈等着在电影里看你。

因为腾不开手，这天中饭和晚饭玉莲都让跳跳去送。这孩子因为能够给光远叔叔送饭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孩子心里有个秘密，他觉得光远叔叔很喜欢他。他们昨天摘樱桃的时候踩到了豇豆苗，跳跳一声不响地扶起来，还给豇豆苗的根部培了土。光远叔叔看见，将他抱起来夸奖说，乡下的孩子真懂事。这么小就知道心疼庄稼。跳跳心里高兴得要命。好多年没有男人这样抱过他了。光远叔叔的劲儿可真大，一下子就将他举到头顶了。他就坐在他的肩膀上，摘下了一大把红樱桃。跳跳希望今天光远叔叔再抱他一次。可是，今天光远叔叔忙着，两顿饭都吃得狼吞虎咽，只对跳跳说了声谢谢。所以，妈妈问他光远叔叔说什么了吗，没说饭菜好不好吃？他只能摇摇头。

光远叔叔忙着，满地是水，光远叔叔身上也是水。跳跳说。

玉莲并没有在意孩子的话，她一心想着赶快把厕所的门做好安上，再把茅厕上棚的木棒换掉。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她累得满头大汗，一直干到月牙儿再次从玉龙山顶顶上露脸，才差不多弄好。玉莲拍着手上的灰尘站在那里欣赏自己的杰作。确实文明多了。玉莲心想，这么个抬手就能弄好的事情，为什么以前就想不到呢？当然，整个玉龙山农家的茅厕都是这个样子，也难怪玉莲想不到改变。

玉莲干完活儿，洗了澡，换上一身干净的衣裳。她的衣裳很素净，白底影着淡粉色小碎花上衣，黑色的长裤，看起来就像院边的梨花那么淡，那么清爽。然后，她就烧水。烧了一大锅水，又将大红色的塑料盆子洗了又洗。她知道，拍了一天戏，路光远需要洗澡。

跳跳在她洗澡时已经自己睡了。这孩子从小就懂事，不让她多操心。

这些准备工作刚一做完，路光远就回来了。剧组的两个人陪着他。他的样子把玉莲吓了一跳。他满身的泥浆不说，脸上还有明显的划伤。

玉莲说，哎，你不是拍电影去吗，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倒好像打仗去似的。

路光远说，可不就跟打仗一样吗，拍戏有时候就是打仗。路光远说话时有气无力，很疲惫的样子，人也像苍老了许多，和昨天那个生机勃勃的他判若两人。

玉莲说，天，拍一天戏会把人累成这个样子。

剧组的人说，玉莲嫂子，有热水吗？路老师需要赶紧洗个热水澡，他都在泥浆里滚了一天了。

玉莲说有哩有哩，我早都烧好了。

剧组的人跟路光远告了别，拧亮矿灯走了。

玉莲准备好洗澡水，出来叫路光远进屋去洗，却见他已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她想叫他，有些不忍心。但他是必须要洗澡的，那身湿透的衣裳必须立即换下来。山里的夜间还有很深的凉意，穿着湿衣裳在院子里睡觉绝对会感冒。她试着摇他。忽然觉得他身上热气逼人，一摸额头，才知道他在发烧。她就更坚决地摇晃他了。

路光远懵里懵懂的，说，干什么，这条还不行吗？

玉莲说，你在发烧呢，快进屋去洗个热水澡。看你，做梦还想着拍戏。

路光远摸摸自己的额头，叹道，我说呢，下午头怎么晕乎乎的，不在状态。说着站起来，差点儿摔倒，玉莲赶紧扶住他。

玉莲在他关上门洗澡的时候有些焦躁。她在堂屋里来回走着，想问问他怎么样？又不好意思问。她听见里边撩水哗哗的声音，似乎还有哼哼的声音，知道他病得不轻。心想自己留在家里也帮不上忙，就抓起矿灯往梁那边的王医生家里跑。为了快些回来，她一路抄小道，不知是累了还是心里着急，竟然几次摔倒在地畔里。她爬起来，有些沮丧地想，真是见了鬼了，走了几十年的路还会摔跤。

山里的路看起来近走起来远，一个来回，差不多就是一个多小时。她回家时看见，路光远房子里的灯已经灭了。她有些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发烧的人休息固然重要，药也必须及时喝上，不然的话，说不定就会把病耽搁了。想到这里，她走去厨房，煮了葱白生姜水，又加了红糖。她端着碗进屋的时候想，就是睡得再死也要把他叫醒喝了这碗姜汤，还要把药喝了。她正准备用大力气敲门，却发现门没有关。她没敢拉电灯，取来矿灯照着，看见